



黑色子弹

鹿 陈 著

群众出版社

黑色子弹

鹿陈著

群众出版社

北京·1990年

黑色子弹

鹿 陈 著

群众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京安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8.5印张 171千字 插页2

1990年12月第1版

1990年12月第1次印刷

ISBN7—5014—0544—1/1·160 定 价：3.80元

印数：00001—11500册

内 容 提 要

本书收入两篇侦破小说。《黑色子弹》写一个作恶多端、隐藏30多年的老牌特务终被挖出的惊险破案故事；《魔山》写一个落后荒僻的小山村里所发生的一起奇怪的谋杀案的侦破经过。二篇小说内容各异，但都栩栩如生地塑造了老公安局长王虎、侦察员刘放等公安人员的英雄形象，情节也都曲折惊险，悬念迭出，可读性很强。

目 录

魔 山..... (1)

黑色子弹..... (92)

魔 山

在黑暗中先把眼睛洗一洗，然后才能看得清我们想要看的东西，这种东西隐秘得实在太深了，致使我们不得不用忧虑的目光，看待这一诡奇、荒诞的事实。

——侦察员手记

第 一 章

一股异样的气氛扑面而来……

他首先发现了三个孩子。他们蜷缩在颓倒的残墙根下，各自想着自己的心事。一个孩子手里抓着一把稀泥，默默地朝自己光溜溜的小胸脯上涂着，眼睛望着别处，样子又得意又神气；另一个正大口咀嚼着一块白薯，乳白色的汁水顺着嘴角滴在他圆鼓鼓的肚脐上；第三个是个女孩，她正漠视着周围，很快盯住了他，她伸着红红的舌头，黄黄的鼻涕象蚯蚓一样蠕动着……他感到胸腹里有个东西往下沉，沉甸甸的，他正想走过去，和孩子们说点什么，猛然，他感到耳膜刺痛了一下，浑身一紧，很快，他听到了一声女人的惨叫

声……

他站在光线幽暗的老祠堂门口，这座空荡得吓人的房子还回荡着那一声恐怖的余音，在一种异样的、宁静的气氛中，他随着一个女人的啼哭走近后门，听起来，这个女人的啼哭声更象是猫头鹰的啼叫，使人想到了孤独和黑暗，就在这时，象是被什么东西烧灼了一下，他发觉有一双眼睛正盯着他看……

眼前是一间低矮而坚固的石房，被祠堂后院的一堆破砖包围着，砖垛的缺口处正好露出了石房的窗口，窗棂上、窗台上散乱着一些发枯的桃树枝条，有一根显然是刚刚放上去的，墨绿的枝叶间残留着一朵粉色的桃花，在青砖和枯枝间极是醒目。

在这一片静物中，他看见了一张脸，上面沾满了发黑的血迹和灰尘，然而，脸上却闪动着一双黑色的大眼睛，目光逼人，让人害怕。他走近窗口，真切地认出对方是一位姑娘，她的脸上正表现出一种近乎癫狂的、戏剧性的表情，眼神直愣愣地发呆，似笑非笑。她的嘴里正连续不断地发出似哭似笑的嘻嘻声，盯着他又象视而不见。

天啊，一个不幸的姑娘，他暗自思忖着，正想离开窗口，先去完成此行的目的，这时，在他即将转身的一刹那间，他敏感地意识到来自背后的威胁。一切都在这一瞬间发生了。

一只有力的臂膀扼住了他的喉咙，身子被挟举起来，双脚离开地面，然后，他被重重地摔在了地上……

这是一张山里人特有的棱角分明的黝黑的脸膛，蛮气十足，一双小眼睛，不算愚钝也算不上聪明。身高马大，膀宽腰圆，敞着土布汗褂，胸脯上的肌肉闪着古铜色的光泽。不吭不哈，不慌不忙，脸上浮现着残忍的微笑，一步一步又逼了上来。

对付这样的蛮汉，他有经验，只有把他打倒在地，你才有工夫说话，他瞄准时机，身子一蹲，躲过对方拳头，双拳齐出，直捣对方小腹，大汉呜咽了一声，并不躲闪，而是扬起双臂，象老鹰扑小鸡似的，揽住他的双肩，把整个身子压倒在对对手身上，蛮汉显然是想用身体的重量把对手压垮。

他并不含糊，拦腰一顶，扛起蛮汉，嗨的一声喊，把蛮汉重重地摔倒在地上。

他擦了一把脸上的冷汗，气咻咻地看着大汉从地上爬起来，双方都喘着粗气，怒目相视。

大汉突然吼了一声，一脚踢动了埋在土中的半截石碑，哈腰抓起，嘿一下举过头顶，朝他逼上来。

“你这家伙，想干什么？”

他大声喝道，身子向后退着，一直退到残墙根下。向后，就是一道三四米高的坝堰，坝堰下的玉米地绿意正浓。

无路可退了。

“我警告你，我是警察！”

对方丝毫不为他的怒喝所动，表情冷酷呆板，步步紧逼，手中的残碑不摇不动。

在距他三四步远的地方，大汉停住了，二人僵持着。谁也不再说话。看来，这家伙一时还没有把石碑砸过来的意

思，他朝旁边晃晃身子，想引对方上当，但失败了。

很明显，对方逼他跳下坝堰，但他明白，一旦翻身跳下，极有可能石碑也随之飞来，不死即伤，根本没有躲闪的时间。

情况很是危急了……

猛的，石屋里传来一声嘶叫，声音如此突然，尖利，令人猝不及防，蛮汉大惊，欲摆头去看，刘放瞅准时机，腾身一跃，随之飞起一脚，踢在蛮汉身子后侧，对方仍手举残碑，踉踉跄跄，翻下坝堰，从石坝下传来树枝断裂的咔嚓声。

刘放喘着粗气，拍拍手上的土，掏出手绢擦擦汗，感激地朝着石屋望了一眼，但窗口黑洞洞的，不见人影，里面传出断断续续的啼哭声。

刘放想了想，把下面的蛮汉丢在一旁，趋步向前，绕到石房门前，正欲敲门，探个究竟，身后响起一个干涩的声音：

“同志，住了！”

一位精瘦的老头笑嘻嘻地走上来，他是村长梁二叔，个头不高，麻雀脑壳上剩下不多白发，眼神儿生动、活泛，不住地眨动，给人一种精明的印象。

“同志，山外来？”

梁二叔和他保持着一定距离，用一种奇怪的眼神望着他。

刘放定定神儿，粗声粗气地说。

“我叫刘放，从北京来……没想到让那家伙吓了一

跳。”

梁二叔并不解释，也不道歉，只是一笑。

“他叫梁二柱，大伙儿愿意叫他梁大炮，有名的蛮汉子大力气……嘿嘿，同志，贵干来？”

刘放说明来意，梁二叔唔了一声，神色有些紧张。

“和俺小峰是同学？咦，乍没听说，又是朋友，哦……哦，请，没想到……请，请。”

刘放在离开之前，又朝石屋望了一眼，他又瞥见了那双眼睛。

“她是谁？”

梁二叔已走出几步，闻声停住脚，瞧住刘放的脸，“甭怕，她是俺闺女桃花儿。”

声调变了，变成干巴巴的、压抑的但又带有很大的自信。

“您女儿？哦……她怎么啦？”

梁二叔颠儿着灵活的小腿朝前走了，边走边说，口气变硬了。

“同志吧，您不懂山里的规矩，这俺不怪，俺们是讲究家事儿不可外扬的……”他回过头，嘿嘿干笑两声，“有些子事儿，俺就是说给您听，您也不会明白。”

梁二叔的家，就是村公所。他先坐到炕上，指指另一头说。

“瞧，山外来的人都在这儿办公。”说完，拔出烟锅，只顾吸烟。

刘放站在门口没动，目光迅速看清了这间灰暗的石屋，

他惊讶地发现周围墙壁上挂满了许多人物肖像，象一些先进集体的荣誉室里张挂着的奖状、锦旗一样。

气氛既古怪又压抑。

“哦，”他嗯了一声，想打破这片刻的宁静。

梁二叔显然注意到了他的好奇，头也没抬，半是解释半是自语地说道。

“坐来，同志……这都是俺们梁家的祖宗，上续18代……嘿嘿，想当年，老祖宗一只箩筐，一把板斧，不易呀，现如今，梁家庄已是十几户人家的大村子……梁王的后代，烟火不绝……”

刘放点着头，惊讶，惶惑，尴尬和无所适从，一时忘记了该说什么。这位梁二叔既不是罪犯，又不是证人，他是村长，却又象个谜，让你不知怎样入题。

“没想到，真没想到……这么多，这么久了……”

梁二叔得意地笑了起来。

“如今山外不兴这个了，是不是？！嗨，这不中，人和树一样，总不能忘了根儿……老山爷就常说，人啊，记住祖宗比啥都强噢……象俺小峰吧，读完大学堂，又回……”

“哦，”刘放心情为之一振，“梁小峰，他好吗？”

梁二叔显然为自己首先引出了话题感到恼火，他咬住烟管，半晌没再说话，脸色变得灰暗了，眉角在微微颤动。

“你……和俺小峰是同学？”

“是的。”

“大老远的，只想看看他。”

刘放长叹了一口气，离开门口，一抬腿，也坐到炕沿上。

“在北京大学，我们同窗四年，一个宿舍，一个饭桌，象亲兄弟一样……所以……”

“所以，你就来了。”

又是一阵沉默。

梁二叔已闭上了眼睛，烟锅也已熄灭，整个身子一动不动，夜幕已经降临，有风从窗口掠过。

“小峰……他不在！”梁二叔猛丁冒出一句。

“哪……他的家呢，我记得，他有一个爷爷，还在不在？村长同志，我只是路过，只有两天时间，无论如何，见见他的爷爷也行。”

“你是说，老山爷？”梁二叔睁开了眼，认真地盯着刘放，见他点点头，又问了一句，“您是说老山爷？”

刘放想了想，肯定了自己的想法。

“不不，这不可能，老山爷你是见不到的，除非……”他沉吟了一下，“除非，他想见你。”

猛然间，一种职业的敏感，使刘放产生了一种预感，接着，一种不祥的兆头从脑海闪过。他真想朝梁二叔扑上去，但他忍住了。

他冷冷笑道：

“老梁同志，既然这样，我就等，一直等到小峰回来，否则，我就不走。”

这一招果然很灵，梁二叔又一次睁开眼睛，目光既尖刻又惊讶，他盯了刘放好一会儿，刘放也不示弱，目光严厉地盯住他。

终于，梁二叔把眼睛又闭上了，表情呆板，语气缓缓地低语道。

“俺们的……小峰，他，死……了！”

半夜时分，刘放被一种怪异的声音惊醒了。千里劳顿并没有使他丧失神经的锐觉。

他躺在床上，暂时没动，周围一团漆黑。

他恍惚记起了房东是一位30多岁的年轻寡妇，风韵犹存。她的微笑、白生生的牙齿和凤眼角里的皱纹以及她的柔声细气的作态都给他留下深刻印象。和这位寡妇住在一起他没意识到有什么不妥。梁二叔似乎考虑到了，解释说：别的人家房子挤，又脏，荆子独身独院，干净，饮食也好。刘放不在乎，只要有地方住下来就行……眼下，是什么突然惊醒了他？

他屏息敛气，凝神谛听，很快又传来了那种奇异的声音，象是从地平线滚动的雷声，又象是空谷里的钟声，又象是有一只小蜜蜂在耳畔飞舞羽翼发出的振鸣声……声音继续着，愈来愈清晰、沉重，给人以恐怖和不安的感觉。

刘放爬起来，打开了房门。

院子里星光迷离，主房和西厢房都静悄悄，不动声色。刘放茫然四顾，很快逼近了西厢房，空气中象有千万只蜜蜂正从西厢房里飞出来。他很快听到了人的喘息声。

他猛然推开房门，同时捏亮了手电。

“谁？”他低声喝问一句。

白色光晕里，一尊菩萨泥塑首先映入眼帘，这菩萨的目光柔媚，和善，笑嘻嘻地给人以慰藉……接下来是放在房子中间的一口土瓮，一个跪地的人影手举桃木棍朝着土瓮撞去，口中念念有词。

电光一闪，一声女人绝望的惨呼。恍惚间，一张变了形的女人的脸罩在光晕里，一双眼珠大睁，邪光闪闪。又是一声嚎叫，地上的女人跳起来，象恶鬼一样扑了上来，狠狠揪住了刘放的头发。

刘放惊恐地叫了一声。

气氛压抑了刘放早晨的食欲。他很快放下竹筷，歉意地说。

“大嫂，我不知山里的神灵怕光……真对不住。”

荆子坐在饭桌前，没动筷，不吭声。她的脸憔悴、苍白，眼睛浮肿、发红。她闻声抬头，疲惫一笑，叹口气，“兄弟，山里的事儿，你不懂，俺不怪，可是，你得罪了菩萨……我想过了，你还是快离开山里好。”

刘放看着荆子，知道昨晚自己的鲁莽给这位女人心灵上带来多大的创痛，神灵是不可亵渎的。

“真对不起，冲了神，让您受了惊，今晚我一定求神灵保佑您。”

荆子忙摇摇头，又叹息，抬眼望望窗外。“要变天了，秋风凉了……”扭回头，看住他，眼神儿迷乱，笑意苦涩。

“小兄弟，看得出，您是好人，和其他山外来的人不一样，你年轻，又有墨水，又在京城做官……我不能看着你和小峰一样，”顿了顿，移开目光，皱紧眉心，“唉，山里的事儿，难估摸，您又不懂，别管这儿的事儿，快走吧，过会儿，梁二叔来送。”

刘放站起来。

“我想去看看小峰的墓地。”

荆子吃惊地睁大眼睛。“咋，咋又不走了？”

“大嫂，实对您说，我想，小峰的死一定有原因的。他……死得太惨，太不值得了！我想查一查，毛病出在哪儿。”

荆子猛地捂住嘴，没有发出声音，头埋得很低。

“大嫂，您一定知道，小峰是爱大山的，也爱古庄的父老乡亲，他坚持回来，就想为大伙儿做点事，没想到……”

“甭说了，”荆子站起身，收拾碗筷，一时碗盘叮当，她又说。“可是，小峰死了，什么也改不了啦，县大府也有了定论，你还能干么？”她揽着碗擦，挺直身，看着他，“你是干啥活的，学堂老师么，还是开机器的？”

“我是医生，”刘放淡然一笑，“也就是大夫。”

“噢，我明白了。”

“哈，是吗，”刘放微笑着，“也许，你还不明白，我给人号脉治病，我瞧瞧一个人的脸，就能看出他得了什么病，您信不信……我还能用刀把毒疮挖出来，我开出的药方子能让死人开口说话……”

说完，他转身出去了。

荆子惊讶地张着嘴望着他。

墓地在村东的磨盘岭上，从其规模和衰老的程度来看，怕是已有几百年的历史了。

梁小峰的墓室在墓地东南角上，墓前立着一块石碑，上面刻着几行楷书：

大 顾 德 故 仁 梁 公 讳 小 峰 辞 尘

伤 如 之 何

古庄族人泣奠

民国76年8月中旬之宜日

同窗已去，触景伤情，刘放在梁小峰墓前默立了一会儿，心中无限感慨，怅然若失。

从碑文上可以看出，古庄人也是爱小峰的，小峰是大山的儿子，大山养育了他，他应该属于大山，只是可惜，他壮志未酬，魂归西去，人世间还有比这更悲惨的命运么？

他的眼前又浮现出那张沉郁、冷漠近乎痴呆的面孔……

“老同学，我知道，大家都不理解我，”那是两年前在南去列车的窗口，梁小峰这样对他说，他的脸上笼罩着一层厚重的悲哀，“难道你……也不理解我的心吗？”

“不，我不理解。”刘放几乎毫不犹豫地回答说，语气如此坚定，甚至包含着尖刻的意味儿。

他们二人几乎都被这句话吓了一跳。

梁小峰紧紧盯住刘放的眼睛，二人互相凝视着，久久没有说话。

很快，刘放把目光移开。他的心里正翻江倒海。

谁曾料到，梁小峰，他的挚友，这位来自大山里的山民的儿子，这个北京大学管理系的高材生，在众多同学为毕业分配而四处奔波的时候，他却坚决拒绝了留校的决定，辞掉了北京的一家中外合资企业总经理助理的聘请，毅然决然地返回自己的故乡……多少人为他惋惜，多少人为他遗憾……

刘放把目光收回来，他看见梁小峰脸上正静静地流下两行热泪，他哽咽了。

“有时，我想，知我者莫吾也……刘放，人活着并不需要别人的理解，你说对吗？”没等回答，他又说，速度加快了。

“我的生活和阅历，你不理解，其他同学更不会理解……我是个孤儿，被人捡到山里去的，我不知道自己的父母是谁，我只知道，是白云山收养了我，是爷爷梁大山搂着我睡到16岁，是白云山古庄的父老乡亲一口汤一口茶把我喂大，为了送我上学，全村老老小小都勒着肚子省吃俭用……我是他们的儿子，我学到的文明和知识应该首先献给他们……”

刘放用那种惊愕的目光盯着眼前这张瘦削忧郁的脸，一下子他象是明白了，在这副单薄细瘦的躯壳内，正有一种什么样的渴望在折磨着他……

挥泪相别两年过去了，昔日的同学好友竟成了故人，不可捉摸的命运啊！

刘放蹲下身子，手抚弄着墓室门前的一堆干枯了的桃枝。他想，也许这是山里人特有的祭物吧。

他朝周围的坟墓瞅了一眼，心里诧异了。周围的墓室上没有桃枝，光溜溜的，他的脑子里立即闪过一个念头，为什么？

身后传来的微微的喘息声惊动了，他回头一看，正看见梁二叔阴沉着脸，站在身后不远的地方，冷冷地盯着他。

“俺来送您出山。”

“嗯，”刘放若有所思地站起来，走到梁二叔跟前，出口问道，“老梁，人死了，墓前都要放桃枝儿吗？”

梁二叔愣了一下，咧嘴笑了。

刘放听得出这笑声是在笑他的无知。

“刘同志，您不懂哟，”梁二叔脸上充满了讥讽的笑